

运河边的『皇族村』

小店主人是国王传人

京杭大运河德州段，由卫运河和南运河组成。德州段运河自隋唐兴起，到元代已成为全国漕运沟通南北的大动脉，明清时为漕粮转运和开展贸易的重地，如今因河道常年干涸已停航。

运河边的“皇族村”

如果您走进山东德州城天衢街道北营村，千万别造次。村口卖馒头的大妈，也许具有皇妃血统；拖着鼻涕玩耍的顽童，说不定是哪位王子的后裔。北营村是个“皇族村”，全村男女老少，谈起祖上，个个都有值得炫耀的“宫廷故事”。

北营村正中央有个陵园，陵园里供奉着他们共同的祖先——菲律宾苏禄国国王。菲律宾的国王，怎么会葬在山东德州呢？如果京杭大运河不流经德州，苏禄国国王也到不了德州。

故事还得从明朝永乐年间讲起，当时，菲律宾岛上的苏禄国国王率领家眷，随从共300多人航海至杭州，然后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访问当时东方最强大的明帝国。苏禄国国王在北京受到中国皇帝隆重的接待。

一个月后，苏禄国国王辞归，沿运河南下回国。不料途经德州时，苏禄国国王染风寒而医治无效，病逝于驿馆内。噩耗传至北京，永乐皇帝立即派人前往德州慰问其家属，并在德州北营为其举行隆重的葬礼。

葬礼结束后，国王的两位王子温哈喇、安都鲁及一些随从留居德州守墓。为安排好他们的生活，永乐皇帝除赐予其陵园外，又赐田地200多亩，永不纳税。后来，明朝政府又从外地迁来马姓、夏姓居民与其居住并通婚，“皇族村”就此衍生。

民国时期，安都鲁王子的后裔安树德从军后，骁勇善战，成为冯玉祥将军手下的师长，他曾经使用的大刀还立在苏禄国国王陵园的侧室内。直至今日，“皇族村”的大部分居民以温、安、马、夏四姓为主，年纪最大的为苏禄国国王第十六代传人，最小的则为第二十一代。

陵园正门旁的小卖部，男主人温海军为苏禄国国王第十七代传人，闲暇时，他会带领全家在陵园里剪草扫地，告慰先祖。

林非扬



苏禄国国王第十七代传人温海军在陵园旁开了一间小卖部。林非扬 摄



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接见“皇族村”代表。林非扬 摄

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，在雷锋的诸多遗物中，有一个叫“黄丽”的女孩赠送给他的一个烫金塑套笔记本，笔记本的前面是赠言。

50多年前“姐弟恋”

追访雷锋女友王佩玲



图①为雷锋的“初恋女友”王佩玲。
图②为雷锋。张亚飞 摄

亲如同胞的弟小雷：

你勇敢聪明，有智慧、有前途、有远见，思想明朗，看问题全面，天真活泼，令人(喜)可爱，有外在的美给(和)内在的美。对任何同志都抱着极其信仰(赖)的态度……这一切结合起来，真算得(是)我心爱的弟弟，忠心的朋友。

弟弟你直(值)得人羡慕(慕)的地方还多着哩，(你)是青年中少有的，在建设社会主义中(你会作出)很大贡献的。

弟弟，干劲和钻劲使你勇往直前，希望你建设共产主义(事业)中把你的光和热发(传)遍到全世界，让人们都知道你的名字，使人们都热爱你和敬佩你。弟弟，希望你实现姐姐的理想……

祝你愉快！

姐黄丽乱草

1958年11月7日

就是这封错字很多、不太通顺的信，牵动了很多人的心，成为雷锋生命历程中久久得不到破解的一个谜。

几经周折，不久前，记者在湖南长沙一个居民小区里寻到了“黄丽”——王佩玲女士，对她作了独家专访。

五十多年前的“姐弟情”

1958年2月底，21岁的王佩玲从湖南望城县供销社下放到团山湖农场劳动。一到农场，一个拖拉机手的身影便映入她的眼帘。一天下午放学后，她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这个小伙子的背影又在她的眼前闪现。他手拿一本书，边走边看。平时也喜欢读书的王佩玲禁不住好奇地喊了一声：“小鬼，看什么书，能借给我看看吗？”他回过头看着她，一脸的笑容，爽朗地说：“好，你拿去吧。”

这是一个戴着帽子、额前留有漂亮刘海、圆圆脸蛋的俊秀青年，她当时就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脱口而出：“喂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？”眼前的小伙子叫雷正兴，以前在望城县县委当通讯员，去过望城供销社，因此他们见过面。

王佩玲就这样和当时名叫雷正兴、年方18岁的雷锋相识了，他们成了好朋友。她喊他小雷，他叫她王姐。雷锋有一个藏书箱，里头有《黄继光》、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不少书。王佩玲经常找小雷去借书，这样他们的交往就更多了。

一天中午，雷正兴突然来到了她的宿舍，笑嘻嘻地给她送来一个笔记本，扉页写有赠言，笔记本里头还夹着一张他的全身照，背面题写着：“送给王佩玲同志留念。雷正兴赠。1958年3月13日”她很喜欢这两

件礼物，现在这两件物品珍藏在望城雷锋博物馆里。

当时，雷正兴是农场第一个、也是唯一一个拖拉机手。王佩玲在第四工区，但他们住得很近，收工后雷正兴经常跑去找她，陪她到水塘洗衣服。落日的余辉洒在清亮的水面上，落满彩霞的湖水微澜起伏，他们的目光不时撞击在一起，便相视会心一笑。

一次，王佩玲生病没有出工，雷正兴闻讯后，请假赶来给她喂药、喂水，守候了半天，直到她好转才离开。一份特殊的“姐弟情”就这样一天天地加深。不觉到了4月草长莺飞的时节，周末，雷正兴约了王佩玲去镇上逛街，路经一处照相馆时，他突然走到她的面前，用恳切的目光望着她说：“王姐，我们合个影怎么样？”王佩玲羞涩地低下头，随后又点了点头。于是，两个人留下了一张合影。

自由恋爱受到歧视

5月中旬的一场大雨引发了大洪水，傍晚时分，离农场不远处的一处堤坝溃堤了，洪水冲进农场。雷正兴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老远就冲大喊：“同志们，快跑呀，洪水冲垮堤防了！”他冲到王佩玲身边，拉起她的手，领着几个女同志跑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然后，又匆忙跑向抗洪战场……

王佩玲和雷正兴的特殊关系渐渐地暴露在公众面前，但在那个年代，自由恋爱却受到别人歧视。

农场准备给拖拉机手雷正兴配备一个助手，王佩玲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团委报名，接待她的团委领导不置可否。此时，一个场部领导走了进来，这个领导冲着团委书记说：“派谁去也不能派王佩玲去！你呀，得把她看紧点，莫等今后闹出丑事来。”为了阻止两人关系的发展，场里领导还单独找她和雷正兴谈话，要给他们分别介绍对象，但都被两人婉言回绝。为此，王佩玲有些心理压力。好多次，她劝雷正兴不要老往她这里跑了，免得被别人说闲话。

不久，雷正兴被调到人民公社当通讯员，但仍然经常跑来看王佩玲。一次他们相聚的时候，王佩玲谈起他写给她信被同事看后取笑的事，说：“你给我取个假名吧，今后写信就用假名，别人不会知道。”雷正兴眯着眼一笑，点头说：“行！”沉思了一会儿，雷正兴说：“就叫黄丽吧？黄与王谐音，丽就是美丽的意思。”她面颊微微一红，点头同意了。

特别的爱情信物

写那段赠言的时间是1958年11月初

的一天，雷正兴告诉王佩玲，鞍钢在长沙招工，他去报名已经被录用了，过几天就要走。第二天，王佩玲买了一个笔记本，在油灯下写了上面那一段赠言，并署上了雷正兴给她起的名字“黄丽”。

11月9日上午，雷正兴背了一个行李包来和她告别。她特意请了半天假。雷正兴要走了，王佩玲把准备好的笔记本送给他，并送他出门。一路上，他们相互安慰、相互鼓励并相约再见。

大约走了2公里的路程，雷正兴就劝她不要再送了。王佩玲停下脚步，泪水盈盈，望着大步离去的雷正兴，心头泛起浓浓的哀伤。雷正兴走了十几步，又回过头来向她挥了挥手，而这一挥手，却成了两人的永别。

雷正兴走后一个多月，因组建人民公社，团山湖农场撤销，王佩玲调到了坪塘水泥厂，后来她的工作又数次调动。自此，她与雷正兴失去了联系。但无论走到哪里，她都把雷正兴送给她的日记本和照片，还有他们的合影带在身边，一有空就看看他，回忆与他相处的日子。

雷正兴到鞍钢后便改名叫雷锋。当兵后，他也和战友提起过王佩玲，也曾多次通过信函或者借出差的机会向熟人打探王佩玲的去向，但都没有结果。

1963年3月6日，王佩玲无意中在当天的《湖南日报》看见了雷锋的照片，顿时愣住了。这个伟大的雷锋，不就是她朝思暮想的雷正兴吗？她的心怦怦直跳，看完雷锋的生平事迹和牺牲的经过，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……

当天，她满怀痛苦写下了一篇纪念日记，然后撕下了这一页，面对着墙上镜框里雷锋的像鞠了三个躬，然后把这页日记烧化在他的面前……

五十多年后给雷锋扫墓

王佩玲是一个性格内向、不善言谈的人，经历了这一次情感打击后，她更加沉默寡言。过了一年又一年，27岁的王佩玲又找了个男朋友，他是湖南丽臣日用化工厂的一名工人，叫丰振泉。婚后，他们生了一男一女。

对于妻子挂在墙上的那些照片，丰振泉心里一直很别扭，特别是妻子与陌生青年的那张合影。一次，借清扫的机会，他把那张合影悄悄撤下来撕了，换上了自己与王佩玲的合影。但当他后来得知妻子与雷锋的往事，便懊悔不已。

王佩玲今年已经66岁了，多年来她总想让老伴陪自己去辽宁抚顺走一趟，给雷锋扫扫墓。今年年初，他们如愿以偿，来到了抚顺。那天，抚顺下了一场鹅毛大雪，洁白的世界不由得让老人再次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。

张亚飞